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軻五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

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

軻五

爲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
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
見其目曰原道徐眡其所謂仁與義爲定名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道與德爲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
乃曰仁與義爲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
廼曰道與德爲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
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
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爲
虛耶道德既爲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
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
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
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
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

第一九四冊

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

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

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爲善以恩愛惠物而仁

柯五

二

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爲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

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
爲行善在已是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
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爲道人則喜道
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

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
故聖人之道顯明爲昧少耳昧或作哀然聖人之
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
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
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
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
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
庸以循率此性乃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
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
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

軻五

三

之別義者若老子揚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
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
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
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
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
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
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
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
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
便以忠恕遂爲一貫悞矣繫辭曰天下之動

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
太一中庸曰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
此較而例諸或曰鳥得以忠恕而輒爲其一
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
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
其次緒是爲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
誠明大道門通一理爲其教元爲衆善百行
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
乎于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爲其

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爲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爲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爲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

軻五

四

辭所謂仁智云者爲昧道執滯其見致廼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爲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爲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

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爲可乎然子貢子夏爲仁義之賢者

猶有過與不及况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爲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

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尔則韓子未始

軻五

五

讀易易尤爲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

或無

知蓋爲道德與仁義爲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爲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

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是豈非仁義爲治於道德爲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

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爲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析老氏爲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

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為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

軻五

六

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譌大道爲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虞犧神農

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為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

書為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為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為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為之證然五帝三

皇之書莫至于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無思無為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派者蓋出史官

柯五

七

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蓋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

者也章章然或止一章字也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邪必以老子為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則為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已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字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即為之世家老子即為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

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謂出于楊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

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
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為上善人出處
閭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
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
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

軻五

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
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重脩者是亦佛教
而出果奴乎污耶韓子徒以梁武為尤而不
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
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

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
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
際而地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
或云失書亦云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為未可

以奴眡之也韓子既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
而其師說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
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
為孔墨其為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
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

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悞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

阿五

九

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為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為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悞人之所以為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

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

質本何為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為民者四今

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

為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偽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為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為善而天下有教

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偽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勢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

柯五

十

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偽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偽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

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天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偽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佛教以應其時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

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為治用教也簡今之為治用儒也煩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軻王

士

為萬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
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
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
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為迺自反不知其
特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特不
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
論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
下垂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
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
廣而國之斷獄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

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開行旅不齎糧
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觀之時而佛
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
富彊攘竊杜絕若尔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
時與政非由佛老而改之也然佛教苟可以
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
後世之人訕訕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
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
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
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

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脩道豈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

聖

士

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為累淫累為謹諸教教人慎淫室欲無欲而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也韓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遽憂其遂絕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

妙湛寂謂至靜滅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著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狗斯弊斯恩愛斯煩惱

斯以至死不覺其為大假大夢不知其為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易覺而易脩眎身無我奚著眎心無意奚貪眎有為之事不足固何必狗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聖道

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徇浮世迷不知出虛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

物五

十三

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為然耳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為患者假其介冑

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已不見而誣人之見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為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偽覺之人反皆詬曰尔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默然無如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之理自勝者始尔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事即以理決之何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為將相臨國大事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允

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為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齋戒也群善致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不宰今世後世蓋當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為信

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聖人乃辨其中庸幽與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

何五

十四

來將百世矣專以性命為教唯佛者大盛於中國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為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者聖人太盛性命之說而過乎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

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

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耶啞韓子據何經傳輒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

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其半世相去賒邈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欲其說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

軻五

五

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世亦皆以中道呈極相慕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

如其不脩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與耶韓氏其說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遠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

而遂戚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媿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募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關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比以詩書

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脩身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脩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為夢為

軻五

六

幻而出家脩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為重甘旨之勤為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尔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其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

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盍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為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駁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斷天下之正為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守中國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

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
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
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
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軻五

十七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